



# 三十六计(二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 (47)



1211  
101  
:2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三十六计

(二)

(47)

广州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4.12

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I . 中华... II . 古... III 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2275 号

**中华古典文学丛书**

**主 编:陈国勇**

**广州出版社**

**广州凯绽印刷厂**

**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**

**版次:2004年12月第1版1次印刷**

**印数:1-3000 套**

**书号 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**

**定价: (全套98本) 999.00元**

赏，是不待言矣。

种世衡守延安，间行敌部族，慰劳酋长，或解所服带赐之。常会客设饮，有得敌之情形而来告者，世衡即以所饮之酒器与之。此以重赏而得间之实也。

唐李愬讨吴元济时，旧制：有为贼谋者，屠其家，不赦。愬至，因令使厚待之。未几，谍反以情告愬，愬由是益知贼城中之虚实。此即《孙子》所谓“反间者，因其敌间而用之”也。

明魏国公徐达攻姑苏，张士诚收拾余烬，犹背城百战。无锡莫天祐与诚为声援，其部将杨茂善游水，莫天祐常遣茂从水里至士诚所，往来通信。为徐达逻卒所获，达释其缚而慰劳之，待之以腹心。于是，茂感其德而为之用。屡游水往来，伺便因得获其彼此所遗书报，尽知士诚、天祐虚实回报。此即《孙子》所谓“内间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”也。

宋南渡时，韩世忠新提骑兵至大仪御金。会魏良臣使金，世忠遇之，即撤炊爨，给良臣曰：“有诏移屯守江。”良臣疾驰去。世忠度良臣已出境，即上马进次大仪，勒五阵设伏以待。良臣至金军中，金人问王师动息，良臣具以所见对。金人喜甚，引兵至大仪，为世忠所败。即《孙子》所谓“死间者；为诳事于外，令吾间知之而泄于敌也”。

汉之酈食其，唐之唐俭，人皆以为死间。

广西参将沈希仪守柳州，以为使官卒入贼巢为谋，贼必生疑。于是阴求素与瑶商贩者数十人，密谓之曰：“吾素知若辈通瑶，吾不罪汝，今更予若金为贩资，若肯为吾啖贼情否？”众感诺。是时诸瑶虽凶暴杀人，然贩商者至其地，必传送护卫而饮食之，诚恐损一贩者，则诸瑶贩不至。由

是每有动静，贩者辄先奔走以报希仪。希仪厚赏贩者而秘其事，肘腋亲近俱不得与闻。每遇某贼某时出，寇某处，则希仪先在；转寇某处，则希仪又先在。人惊以为神，而莫知其故。此所谓生间者也。

如韦孝宽等，皆善用间谍而得敌情。《孙子》曰：“将受命以争一日之胜负，而爱爵禄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非主之佐也，非胜之主也。”善哉言乎！

## 乡 导

大将挥军，入人之境，何处可以顿舍，何处可以进兵，何处可以设伏，何处可以截杀，何处可以通粮；何处险阻可据，何处关梁可涉，何处别道可袭，何处饶野可掠；何处须防火攻；何处为吾之害可以避，何处为吾之利可以趋；城池何大何小，何坚何圮；何路径，何险，何夷，何远，何近，大将非身历其境，安能预知哉！知之在乎乡导也。从古以来，或用土人，或用俘虏。第怀奸诱误，为患非轻。须察其形色，观其诚伪。其可托者，结之以恩。仍遣腹心之人，与之偕往，庶可以无失矣。或有不用土人，而止用熟谙其地者。是又一道，不可不知。

汉大将军卫青击匈奴，令李广引兵出东道，军亡乡导，以致失道，后大将军。大将军使长史问广失道状，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谓麾下曰：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，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哉！”遂自刭。此无乡导之失也。

义宁贼寇桂而还巢，沈希仪追之。巢有两隘，贼伏兵

于丁岭隘以俟，使熟瑶以某隘闭告，而导官军入丁岭，欲诱丁岭陷之。希仪策之，斩闭隘而入，果无兵守。于路擒叛者数人，以丁岭之贼告，牵以盗巢，而熟瑶亦以希仪斩闭隘告丁岭之贼。贼还巢，大破之。此土人为乡导者所当防也。

兵之方进，固重乡导。不若以信使交好之秋，兵形未动之际，密遣腹心，图其山川形势，道路迂斜，俾虏在目中，尤为胜算。稽之于古：诸葛武侯则有吕凯之“平蛮指掌图”；宋祖高皇之于蜀也，则隐画工于介绍之内，俟旌麾云动，欲卜前途，而以乡导之言质之丹青，万无一失矣。

## 督 战

今之总戎大将，有前军数里者，遇敌交兵，亦不与知。夫将受命以争一战之胜，即身自鼓之，犹恐三军不争先用命，兹乃不亲临锋镝，肯为我致死也哉！督战之法，所宜亟讲也。盖人之所以冒白刃而战不旋踵者，非恶生而好死，为求爵赏而避刑诛也。督之者，须速其赏赉，峻其诛戮。有功者，即于阵前赏之；退却者，即于阵前诛之。则人知有进战之利，反顾之害，故人自为战矣。何也？死于敌与死于诛，均死也。况与敌相角，“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”。谁肯舍可生之路，而就不赦之诛哉！将能使人覩赏而乐战，畏死而不敢不力战。斯攻无坚城，战无坚阵矣。

李光弼中潭之战，先出赐马四十，分给郝廷玉等。光弼执大旗曰：“望我旗麾若缓，可观便利；若三麾指地，诸军必入，生死以之，退者斩。”既而凭堞望廷玉马不能前，趋命

左右取其首来。廷玉曰：“马中矢，非怯也。”乃命易他马。有裨将援矛刺贼，洞马腹，中数人。又有迎战不战而怯者。光弼召援矛者，赐绢五百匹；不战者斩之。光弼麾旗三，诸军争奋击，贼众奔败。斩首万级，俘八千人。

沐英攻缅，分兵为三：冯胜领其前，宁正领其左，都指挥汤昭领其右。复申令再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。进而捷者，一级，必重赏；退而衄者，一队，必尽诛。”于是将士皆鼓勇而进。时缅兵三十餘万，战象百餘阵。既交，彼象在前列。我前军火箭铳炮连发，星流烟飞，雷击电走，霹雳之声不绝，山谷为之震动，象皆惊奔，寇之勇而力者昔刺亦殊死战，我师少怯。英登高望之，命左右取师之首来。左师遥见一人拔刀飞骑而下，麾众复前。英责战益急，三军大呼鏖战，不移时，贼众大败。

广西参将沈希仪，其出兵，多费私财以行，有先登斩首，就阵给赏，不失顷刻，故尽死力。希仪笑曰：“人以资财积贿赂而博官，吾以资财积首级而博官，岂非计哉？”此数将者，皆以善督战而制胜也。

魏辛雄上疏曰：“夫人所以临阵忘身，触白刃而不惮者：一求荣名，二贪重赏，三畏刑诛，四避祸难。非此数者，虽圣主不能使其臣，慈父不能励其子矣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赏必能行，罚必能信。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鼓钟之声，见旌旗之列，莫不奋激，竟赴敌场，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？利害悬于前，欲罢不能矣。”诚哉是言乎！

## 草庐经略卷七

### 救　　援

有必救之兵，然后有必守之城，谓其知救至而守愈坚也。谚云：救兵如救火。患在将帅畏缩不进，则敌势愈张而城危。或恃勇轻进，无奇策以挠敌，使敌困不支而城危。救之者，必审察敌可以击，则乘我初至之锐，内外合势，可以策胜。如未可也，无务急与敌战。须严为备御以待敌：先据胜地以陵敌，与城犄角以分敌，广张疑兵以恐敌，抄其谷食以饥敌，尾击其后以扰敌，扼其归路以危敌。夺其所恃，使之进退无据；坚壁以临，使之欲进不能。彼腹背受敌，所谋不遂，必解而引退。吾以重兵蹑之，伏兵邀之，乘险而击，如拉朽矣。尝见寡弱之将，总兵而还，不为持重必胜之计。其合战也，不知虚实；其逐利也，惟恐不及。我兵远来新至，兵力既已劳困，地利又所未熟，敌人乘胜出奇、以佚待劳则不支，设伏诳诱则必胜。外救已败，内势愈孤，如此而城能守者，未之有也。

韦曜救钟离，或畏魏军，多劝曜缓行。曜曰：“钟离今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，犹恐不及，而况缓乎？”旬日而至邵阳，募间使人报城中。城中战守日苦，一知有援，

于是人百其勇。未几，大破之。此救兵如救火，谓知援至而守愈坚也。其救马仙熲也，魏人欲复邵阳之耻，仙熲自北还为魏军所蹑，三关扰动。啜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开大堑，起高楼。众颇讽其示怯，啜曰：“不然，为将固有怯时。”魏人闻啜至，乃退。此严为备御以待敌也。

桓冲率众十万伐秦，攻襄阳。慕容垂来救，进临沔水，夜命军士持十炬系于树枝，光照数十里。冲惧，退还上明。

孟珙救江陵，变易旌旗服色，循环往来，夜则列炬照江，数十里相接，躬往节度，破寨二十四，还民二万。此广张疑兵以恐敌也。

王韶救河州，至熙州，选兵二万。议所向，诸将欲趋河州，韶曰：“贼所以围城者，恃夏为外助也。今知救兵至，必设伏待我；且新胜气锐，未可与争。当出其不意，以夺其所恃。此所谓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也。”乃直捣定羌城，破结河族，断夏国通路，进临宁河，分命偏将入南山。瞎征知援绝，拔栅去。此夺敌之恃也。

齐将陈伯之攻魏寿阳城；魏将傅永救之。时彭城王勰守寿阳，喜曰：“吾北望已久，恐洛阳难可得见，不意卿能至也。”令永引兵入城，永曰：“永来欲以却敌，若如教旨，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，岂救援之意？”遂军于城外，与勰并势，击陈伯之于肥口，大破之。此与城犄角以分敌也。

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邺城，史思明引兵救之。不即战，日于城下选精骑抄掠，官军出，则散归其营。往复聚散，自相辨识，而官军不能察也。由是诸军乏食。史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，诸军皆溃。此抄掠其谷食以饥敌也。

伪夏将王守仁率众三万寇汉中，傅友德救之，领兵二千，径过黑龙，将夜袭木曹关、斗山寨，令军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。守仁军见列炬，乘夜遁去。此先据胜地以临敌，又广张疑兵以恐敌也。

夫救援至，必使城内知之，固令坚守，不生二心。犹恐内外隔绝，孤使往来，易为所得。故知吾之虚实，售彼之变诈，非内为其所愚而失守，则外为其所愚而败绩。古来蹈此者，未容一二数也。即令有如晋阳之智辨，与国初张子明之丹忠，能几人哉！将之遣使，尤须预防。

## 攻 营

攻营之具，橹盾居前，刀斧随之，伺敌之懈，冲入营门。或越堑开栅，去其蒺藜，入其壁垒，短兵接战，纵横突击，锐不可当，则敌必不支。且入中军，取其元戎，元戎既遁，馀众自溃。此之妙在勇斗也。至于暮夜，我欲攻之，则敌不测我之虚实。须广其计，相机而动，厚募死士，乘间疾趋以惊其众，纵火以焚其垒。盖昏夜无知，变起仓卒，敌惧有伏，是以我进，彼不敢逆击；我退，彼不敢长追。况大众云屯，梦寐之间，一闻敌至，易以溃乱。故偏师锐卒，亦可成功。第恐敌先知，按伏以俟，更遣精卒，邀击于途，或乘势反袭吾垒，则攻人者，适以自攻也。故必审势料敌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决胜。仍遣一师，随后策应。而大众复合营警备，以防不虞，斯为善矣。

田悦使大将军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，筑东西二栅以御马燧。燧率军营二栅间。悦计曰：“朝光坚栅且万人，虽

燧能攻，未可以数日下，且杀伤必众，则吾已拔临洛矣！烽士以战，必胜之术。”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，自晨迄晡，大破之，斩朝光。此以火攻，敌不支也。

金兀术趋杭州，岳武穆邀击至广德，六战皆捷，俘其首领四十馀。察其可用者，结以恩遣还，令夜斫营纵火，武穆乘乱纵击，大败之。兀术趋建康。设伏牛山待之，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，金兵惊，自相击。

金兵至顺昌，与守将刘烩战，不利，乃移寨于东城，距城二十里。烩遣骁将阎光募壮士五百人入其营。是夕，天欲雨，电光四起，见辫发者辄歼之，金兵退十五里。烩复募百人以往，或请衔枚，烩笑曰：“无以枚也。”命折竹为器，如市井儿以为戏者，人持一为号，直犯金营。电所触则皆奋击，电止则匿不动，敌众大乱。百人者闻吹器即聚，金人亦不测，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。此以奇计攻营也。

韩世忠闻王渊守赵，遂亟往。金人闻世忠至，攻益急。会大雪，世忠夜半以死士三百捣敌营。敌惊乱，自相击杀，及旦，尽遁。后有自国回者，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，故众不能支。

粘没喝兵至济州，以城小，易之。守臣杨粹中命将姚端夜捣其营，没喝跣而走。此以勇斗，而攻无备出不意也。至攻金人水寨，多用火攻，而旱寨亦用之。以火起则全寨难救，而我可全胜矣。是在为将者酌宜而用。

大抵攻营必乘其懈，而昏夜劫人之营，袭人之城，多在三更之后。以守者已不虞敌人之至也。白昼攻营，非乘敌出而中虚，则我势强而气盛。

## 袭人

兵家之有袭也，所以攻人之不备也。近则安，远则危。劳师而远袭，敌必闻而备之。吾以疲兵顿坚城之下，势孤粮竭，敌必乘之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间亦有远袭者，非必得不可，又非便得不可。法宜详审虚实，按兵不动，先之以静息，韬之以秘密，出之以神速。静则敌不戒，秘则敌不闻，速则敌不支。袭城则城拔，袭险则险取，袭营则营破，袭阵则阵乱，然后为善袭人者。不观《六韬》之言乎？“鸷鸟将击，卑飞敛翼；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。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用此术以袭人，真知个中之妙者。”

秦杞子戍郑，使人告于秦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而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秦伯访之蹇叔，蹇叔曰：“劳师而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师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，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见师之出，而不见其入也！”秦师至滑，郑果有备。还，侵晋，败诸崤，师尽覆。此远袭之害也。

燕王慕容垂命范阳王德守中山，引兵密发，逾青岭，经天门，凿山通道，出魏不意，直指云中。魏陈留公镇平城，垂袭之。遽出战，败死。燕军尽收其部落。魏主燉震怖欲走，诸部皆有二心。

邓艾之袭蜀也，亦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，山崇谷峻，频几于危殆。遂平蜀。

大凡山险辽远，敌必不备，故易克也。高欢自将万骑

袭魏夏川，不火食，四日而至。缚渠为梯，夜入其城，擒刺史斛律俄弥突。此神速也。

唐节度使李愬，率李祐、李忠义等出文城栅，令曰：“引而东”。会大雨雪，众皆谓投不测。始发，问所向，愬曰：“入蔡州取吴元济。”士皆失色，然业已从愬，人人不敢自为计。愬分轻兵断桥，绝洄曲村。山道行七十里，夜半至悬瓠城，雪甚，城旁鵝鴨湖，愬令惊之，以混军声。贼恃吴房、朗山戍，晏然无知者。祐等攻墉先登，众从之。杀门者，发关留柝，传夜自如。黎明雪止，入驻元济外宅。蔡吏曰：“贼陷矣！”济尚不信，曰：“是洄曲子弟来聚赭衣矣。”及闻号令曰“常侍传语”，始惊曰：“何常侍得至此？”遂灭蔡，擒吴元济。

夫兵发而后语人，此秘密也；夜半即至，此神速也。愬向初至军，谓其众曰：“天子使我抚养士卒耳，战非吾事也。”佯示无能以安敌。是静息也。

## 致 人

《孙子》曰：“先据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也。”致之使来者：或动之以利，或激之以怒，或示之以懈，或挑之以害，或诱之以北。使敌心乐而愿至，不察而轻至，势极不得不至，皆多方以误之也。敌人已至，入我彀中，吾先得地利，复出奇兵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以虞制不虞，必胜之道。第致人者，我发其机，随敌而转。方其初至盛气，则少待其衰。机便则乘胜疾击：或横突，或旁击，或反击，或

夹击，或截杀以断其后应，或设伏以掩其不意，或频而扰之，使其营栅不成，樵爨不给；或迫之于险，使其行伍不列，阵势不就。彼欲进不得，欲退又难，飨士秣马，观变设奇，从容而指挥，得坐制之策矣。至若佯北之兵，尤须隐其诡诈。夫敦阵整旋，半进半退以诱人，人所易觉。故又有队伍参差，旗帜溃乱，先以羸兵试敌，俘馘居多，皆真败之状也。凡若此者，敌虽智将，亦必长驱。

耿弇攻张步，步将费邑之弟守巨里。弇进兵先胁巨里，多伐林木，扬言以填塞坑堑。数日有降者，言邑闻弇攻巨里，谋来救之。弇乃严令军中趋修攻具，宣敕诸部，后三日当尽力攻巨里城。阴纵兵降者，令得亡归，以弇期告邑。邑至日果救之。弇喜谓诸将曰：“吾所以修攻具者，欲诱邑耳，今来，适得所求也。”乘高合战，破邑，斩之。此挑之以害，使不得不至也。及取临淄，遂据其城，以激怒步。谓诸将曰：“无得往掠剧下，须步至乃取之。”步闻大笑曰：“以尤来、大彤十馀万众，吾皆即其营而破之。今弇兵少于彼，又皆疲劳，何足惧乎？”乃与三弟及大彤率重异等兵二十万，至临淄大城东。此激之以怒也。弇先临临淄水上，与重异遇，突骑欲纵击之。弇以为挫其锋，则步不敢进。故示弱以盛其气，乃引兵归小城，陈兵于内。步攻之，刘歆等与步合战。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，大破之。此实而示之以虚也。

楚子使斗廉及巴师围鄖，邓养甥帅师救鄖，三逐巴师。斗廉衡阵其师于巴师之中，以战，而北。邓人逐之，背巴师，而夹攻之。邓师大败，鄖人宵溃。城濮之战，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，曰：“今日必无晋也！”既战，狐毛设二旆

而退之，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，楚师驰之。原轸、噲湊以中军公族横击之，狐毛、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。楚败绩。此诱之来，而横击夹击也。

梁、晋柏乡之战，周德威曰：“吾兵少而临贼营门，所恃者一水隔耳。使梁得舟筏渡河，吾无类矣。不如退军高邑，诱敌出营，扰而劳之，可以策胜矣。”庄宗从之，而退军焉。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，自以劲兵三千继之。王景仁怒，悉其军以出。德威曰：“梁军轻出而远来，与我转战，且来必不暇赍糗粮，纵其能赍，亦不暇食，不及日午，人马俱饥，因其将退而击之，胜。”诸将亦皆以为然。至未申时，东偏尘起，德威鼓噪而进，遂大败之。自浍追至柏乡，横尸数十里。景仁仅以身十馀骑免。此诱而饥且劳之也。

梁渊明伐齐。初，侯景尝谓梁人曰：“逐北莫过二里。”齐将慕容绍宗将战，以梁人轻悍，恐其众不能支，引将卒谓之曰：“我佯退，误吴儿使前，尔击其背。”至是，梁人不用景言，乘胜入。将卒以绍宗之言为然，争击袭之，梁兵大败，渊明等皆为所虏。此追敌者，须防诱兵也。如韩信诱龙且，而因水以攻。其类甚多，不能详述。至李牧诱匈奴，而先以数千人委之。是又舍小败而图大胜也。

大抵兵家之致人，亦必审彼我之强弱，地势之险阻，机术之巧拙。我必胜而万无一失，彼必败而莫之能逃，然后引而招之焉。即《孙子》所谓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也。”如敌未可欺，吾又不能以敌方以其来为虞，况致之使来也哉！设法以疑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俾犹豫而不敢进，可也。

## 伏 兵

兵伏，诡道也。善伏者必胜，遇伏者必败。伺敌之至，或举号旗，或举号炮，伏兵即出，适当其中，不得太早太迟。恐早则敌见而备，恐迟则缓不济事也。号令一举，齐出死斗，毋趨趋不前，先后不一，击其左，击其右，勿遮道，勿留行，常开生路，以待其走而夹击之、尾击之。遮道留行，恐敌生路已绝，必致死于我，非计也。敌张皇骇愕，四顾难支，吾之正兵亟回策应，无得观望。所伏之处，宜险阻隘道，俾敌不得整阵而战，突出而薄。我处其逸，敌处其劳；我处其高，敌处其下。掩其不意，莫能当也。兵之伏者，有一伏，有二伏，有数伏，有数十伏，俱视贼势与吾势之强弱及吾卒之多寡。如沿道设伏，伏有前后。贼前至者勿先发，俟贼深入我地，战败而归，吾兵随后追，吾伏随后而应，不惟以胜攻败，亦且以锐胜疲。故贼无遗类，将有全功。亦有同时并起者，必广地可以分伏。是谓合击也。

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，患戎师，曰：“彼徒我车，惧其侵轶我也。”公子突曰：“使勇无刚者，尝寇而速去之。君为三覆以待之。戎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。先者见获，必务进；进而遇覆，必速奔。后者不救，必无继矣，乃可以逞。”从之。戎人之前遇覆者奔，祝聃逐之，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戎师大败。

王世充简兵击李密，密轻世充，不设壁垒。世充夜遣骑潜入北山，伏溪谷中，命军秣马蓐食，迟明薄密。密未成列，世充纵击之。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，出入如飞。战方

酣，伏兵从高驰下，密众大溃。

淮西大将军陈仙奇奉诏发兵于西京防秋。及吴少诚杀仙奇，遣人召所遣兵马使吴法超使引归。上闻之，急敕李泌发兵防遏。泌阴选士，分为二队，伏于太原仓之隘，令之曰：“贼十队过，东伏则大呼击之，西伏亦大呼击之，勿遮道，勿留行，常让以半道。”又遣唐英岸夜出，阵间北，燕子楚将兵趋长水。明日，淮西兵入隘，两伏发，贼众惊乱，死者四之一。进，遇英岸，邀击之，擒其将张崇猷。法超率众趋长水，子楚击斩之。溃兵得至蔡者，才四十七人。此前后伏也。

韩世忠之败金人于大仪也，勒五阵，设伏二十馀所。金人至，过五阵东。世忠传令鸣鼓，伏兵五起，旗色与金人旗杂出，金军乱，遂大败之。此四面伏也。

刘琨新得猗卢之众，欲因其锐气以讨石勒，命箕澹率骑二万为前驱。勒据险要，设疑兵于山上，前设二伏，出轻奇与澹战，阳为不胜而走，澹继兵追之，入伏中，勒前后夹击，大破之。澹奔代郡。西土震骇。

## 防 伏

兵之伏也，敌欲击我不虞也。大将总统三军，人人之境，凡山林、险阻、堤岸、溪谷及蒹葭翳荟之处，可以伏人者，必先遣游兵察而索之，无伏而后可进。假令有伏，彼见我之索也，自应溃散矣。即不然，而以诸军分为前后，前军遇伏，后军可解。又或以精兵据其要路，则伏亦不敢出，或分遣死士，潜出其后而击